

## 文章（一）：當物慾遇上簡樸

不知從何時開始，不少教會對於扶貧工作總視之為「社關性的活動」，又或者，她並單不屬於主流，不過是可有可無，甚至淪為作為「擴闊個人視野」的娛樂至死的小組「聯誼活動」，所以，當香港教會普查二〇一四研究指出「教會用於服事貧窮人的支出，只有約一成堂會以多於5%堂會支出服事窮人，另有近五成堂會沒有相關支出。」，其實值得思考的，不止是究竟堂會為何不願意服事貧窮人，追本溯源，應是在香港這片土地，「貧窮」是一個怎樣的牧靈議程？

根據2014年的數字，全球國家財富分布，按人均財富計，排名第一的不是美國，而是香港，她的人均財富達150萬港元，而當中有至少有5.6萬個千萬富翁。面前這種社會氛圍，不少堂會本身似乎也傾向於配合世界的文化，宣講的是「健康與財富神學」或「榮耀神學」，他們或者以為在所謂最發達的資本主義或經濟自由體的社群下，宣講成功之道才能吸引最大群的慕道者的前來與或轉化，以居上不居下，為首不為尾的信心作為治會及屬靈教導能為教會帶來復興，也是最感動人心的不二之法。

誠言，如果我們說榮耀神學能讓人的心更樂意歸向神，以致令很多牧者或堂會都前仆後繼地，一路向前，無論本身的地方大小如何，小則都要購置最大程度的音響配套，燈光配置，舒適的座位，將講台變成舞台，務求讓每一位教友及來賓得到視覺、聽覺及觸覺最大程度的滿足，大則買地建堂，以樓層的多少去考量對神的信心與期許的興旺。

但有言道，理想與幻想僅一線之差，根據教會普查研究的顯示告訴我們，原來全港共897間，佔總數69.7%的教會，她的人數少於200人。誠言，如果我們說榮耀神學能讓人的心更樂意歸向神，以致令很多牧者或堂會都前仆後繼地，一路向前，無論本身的地方大小如何，小則都要購置最大程度的音響配套，燈光配置，舒適的座位，將講台變成舞台，務求讓每一位教友及來賓得到視覺、聽覺及觸覺最大程度的滿足，大則買地建堂，以樓層的多少去考量對神的信心與期許的興旺。

其實榮耀神學的背後，壓根兒是深信追求成功就是作為增長/復興最大的力量，但諷刺的是，如果有69.7%的教會不多於200人或以下，究竟神的「榮耀」或成功神學只能吸引人到這個地步，定或是，榮耀神學其實更現實的是，她未必適切所有教會，又或者，在生活及精神壓力驚人得可怕的社會中，更多人是厭倦或疲倦了，甚至，其實她從來不是唯一的跑道？！

香港表面上是一片可愛的福地，有很多百萬甚至千萬的富翁，但金玉其外，敗絮其中，香港失眠問題是全球最嚴重，每5個人中有1個有失眠情況，而全港共有35萬人有抑鬱情緒問題，平均每7個人中有1人有情緒困擾，而香港人的工作時數甚至是世界之最（平均每週工作時數為52小時）。而更令人感慨的是，過去7年，這情況並沒有隨著樓市股市飛騰而舒緩，取之而來的是愈發加劇，甚至抑鬱症預計於2030年成為「頭號殺手」。所以，物質的富裕並不能帶來安穩，反之是富足的貧窮，心靈的匱乏。

平情而論，兩者的貧窮只在於物質或心靈的層面，但殊途同歸。而更吊詭的是，如果後現代的社群特徵是，她信奉的是解構，個體化，她渴望的不是隨波逐流的，而是尋找自身存在的意義。在一片只講物慾，窮得只剩下價格的社會下，物慾的困局出路是簡樸。

貧窮的相對是富足，縱慾的出路其實是簡樸。簡樸不同於簡陋，簡樸與貧窮的分別是，後者是缺乏，前者是選擇樸實，甘於貧窮。

其實，簡樸與扶貧從牧靈的角度，是雙生兒。正因為我深信人在基督中要學習的不是無止盡的擁有與追求，而是主愛的簡樸中，學會知足，存感恩的心活在當下。所以，我們教會既沒有甚至從沒有以成功神學為主軸，我們不是因為貧窮，但全會的音響設備，儲物櫃，座椅等，都是從不同的分享網站得來的或一些機構扔棄時所獲得。

甚至在傳福音的事上，我們甚少舉辦大魚大肉式任食任玩的魚池活動，也沒有甚麼舞台效果作為敬拜的賣點，取而代之是遠離煩囂的山上露營，退修，派熱飯，深水埗探訪街頭露宿者，屋村廣場的「只送不賣」，義補，義剪等的服事活動；在講壇中，沒有度身訂造的笑話，或太多的夢想人生，有的不過是踏實的面對人生變化，有的是教人不是為自己而活，是要容得落他人的人生。我們強調的是簡樸與火熱的使命人生，我們期許的是忠於所託，甘於寂寞。

或者更正確的說，服事貧窮者或有需者的人不是配菜，而是她本身根本是我們的人生價值。當一個人甘於簡樸，選擇貧窮，服事他人，她所帶來的力量是釋放我們的眼界，在一片物慾至死的世界中，有自存的立足點。

但吊詭的是，這種並不是主流的牧養模式，用人數作為考量祝福的價格下，我們卻是一間約五百多人的教會，並且當中有為數不少的青少年人。

或者，有人會存疑扶貧與簡樸的牧靈模式真的可行嗎？中國有句古語，一樣米養百樣人。這世界，從來沒有唯一的模式，我們的故事或者從另一個角度反映出，在社區中，是有一定的人，他們不一定要參加美侖美奐的崇拜場所或配置，或者，他們渴望的是，他們有教會這個屬於上帝的聖所中，尋找到另一種安身立命的人生價值。

事實上，我不敢說簡樸與扶貧是可以為青少年工作帶來復旺，但值得思想的是，今天不少堂會吸引青少年/成年人的方法是比世界更世界的享樂主義（任食、任玩、任叫），誰都清楚它吸引著怎樣的青少年/成年人，所以，當今天不少牧者或學者指責堂會中有太多的消費主義者，這其實會否不過是有雞還是有雞蛋先的問題？

而事實上，簡樸在縱慾過度的社會中，我深信她有一種為生命帶來清泉的力量，能洗滌並重塑我們人生的優先次序。扶貧者不單是幫助有需要的人，也同樣啟迪扶貧者的心靈。特別是在當今以娛樂至死的佈道策略，以激發個人潛力，不甘現狀的牧靈宣講教導，以管理學或市場營銷學作為教增學的潛底牌。其實，我們也是不是時候，如檢視簡樸與扶貧是不是可以成為堂會牧靈的一種心靈的關連，她也是不是能成為讓人在追逐名利的「荒漠甘泉」。

我們很感恩，每星期有兩天派飯的服事，恆常有義剪，義補或幫老人家量血壓，上門家訪的服事，加上能認識到教關同工，由年頭至今，我們送出了很多物資幫助社區中的老弱或貧窮家庭，在此感謝也欣賞教關的同工。最後，在路加福音的筆下，主耶穌是那位走遍各城各鄉，接觸孤寡老弱病患的愛者，傳統的理解是，我們要以富足者/強者的姿態去服事那缺乏者/弱者，但主的智慧正在於，當你走在邊緣上，你拯救的不是他者，而是自己。在施予所謂弱者愛與關心的同時，神讓我們能看到不一樣的人生路，在那裡，是生命的更新與疏理

文章（二）：成了

主耶穌在十字架上僅有的七句話，其中一句是：「成了。」(約翰福音19:30)，簡單的兩個字，古往今來，不知多少學者一直深究其所以。事實上，不僅我們渴望知道主究竟成了甚麼，我們也是活在一個講求「成了甚麼」的時代，我們的視線總落在社會上的成功人士身上，我們的討論離不開誰成就（或我成就）了甚麼，我們的內心總以追求無止盡的成就作為肯定自我價值的泉源。

但吊詭的是，十字架的「成了」其實壓根兒充滿諷刺與感慨，她諷刺的所在點，是主耶穌在被釘之前的3年，趕鬼醫病、建立門徒、吸引千萬群眾峽道歡迎，但這一位曾是最受萬眾期待及歡迎之天子驕子，卻在人生最後的旅途，孤單地走往那十架的苦路，在那裡，沒有一個人願意站出來聲援他，也沒有一個跟在他身邊，門徒及群眾忽然樹倒猢猻散，在人看來，此情此景，彷彿標誌著主耶穌過去三年半所做的一切事變得虛空，煙消雲散。你試想想，如果換了是我們，我們會說甚麼？我們會說「成了」，定還是會更大的可能是氣餒地說一句「算了！」，甚或憤怒地的：「一切都完了！」

所以，主耶穌這句話吊詭的感慨點是在這惡劣的處境上，祂竟仍能一路走來，依舊清醒自己降生的意義與任務，試問有幾多人能夠做到？我們可能見得更多的是無論世界，甚至教會，我們都爭先恐後在將自己一刻的成就，如教會增長，急不及待地分享，又或者當我們的教會面臨倒退或挫折時，便已意興闌珊，同樣急不及待地請辭，尋找新的工場。兩者最大的特點都是以成就這外加條件作為自我的肯定或否定的唯一指標，而不是從蒙召或呼召這內心的深處作為勝不驕 敗不餒的動力。

而成了另一個有趣的地方是，從希臘文的字根上，她當中有完成式的意涵（perfect tense）但妳不妨細心想想，主耶穌受死一刻，他所說的成了嚴格來說沒有真正成就了甚麼，而是在三天以後，祂正式的復活才是完全成就了人類的贖價，除去世人的罪孽，成就了人類的救贖大業，也成為了神與人之間的中保，也正式代表著主耶穌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所以當刻的成了不是主耶穌完全成了，而是祂完成了自己的部份，將主權或終極結果交託了天父，由天父施行其復活的大能。誠言，當今日很多人總糾結地得失成敗繫於自己身上，總以為教會（神的國）的興衰要透過您或我的雙手創出未，其實我們何時才能洞見，摩西，約書亞，大衛甚至主耶穌這些被神使用的僕人，他們的強大處不是看見自己的強大，而是看見自己的軟弱與限制，我們的感動處不是將自己的恩賜最大程度地發揮，而是謙卑地懇求天父的臨在及洞見最是一切的最大主權。世間與天國的路從來都是不相為謀，世界的道路離不開成功與成就，世界的法則壓根兒是森林定律：弱肉強食。天國的道路卻是一條沒有英雄，只有僕人，沒有成王敗寇，只有忠於召命，沒有得失在咫尺間，而是注目永恆中。

### 文章（三）：在你追我逐的旅途上

每個年代都有她自己的艱難，每個時代的牧會亦然，如果早期的教會面對的是福音開荒的呼聲，今代的牧者肯定是面對回應時代呼聲的挑戰，無論是教會如何「增長」的議題，到教會被質疑在社關的缺席，或教會應否參與政治等（例如討論應否棄席），甚或近月間，教牧界以至教友，都爭先恐後地討論應否開放地方播放電影「十年」。（對於播放電影，我個人最難理解的是，有些論調是徹底的二元論，播放的是有骨氣，不播放的是害怕政權，其實提出這論調的人，何嘗不是另一種語言暴力？何嘗不是一種霸權性的思維？）

隨著資訊發達，社會文明，各方的討論無日無之，但吊詭的是，很多人討論的焦點或渴望，不是希望世界要改變，而是壓根兒首先希望教會要改變，他們以為教會不應固步自封，而是與時代的潮流並駕齊驅。但值得我們深思的是，甚麼是教會？於我，教會其中一個重要的存在意義或終極目的是盡快讓我們的屬靈兒女在真理中成長，願這群要走進市場的孩子們能在紛亂的社會中仍能站穩陣腳（弗六 13）。教會與世界從來都是不相為謀，壓根兒沒有討好或迎合世界的必要，我們只需忠於召命，安於聖靈的帶領，堅持從神而來的真理、公義、平安的福音、信德。但令我感慨的是，今日很多基督徒抗拒的，不是世界那惡者，而是地方教會。他們想迎合的，不是從神而來的真理，而是世界的潮流與普世價值。他們想拆毀的，不是世界的荒謬，而是教會的本體。

事實上，我們活在一個「真理」太多、也太少的時代。人人高呼自我的一套「真理」，結果是所謂的話語權令所有「真理」也有空間發表，但吊詭的是，我們也不再相信「除我以外的，還有真理這回事」。或者，昔日上帝向以利亞說話那微小的聲音（王上十九 12）才更顯珍貴。我們不妨問道自己，在我們的心底中，是否如初信時般單純，篤信只有一套真理的可能？我們仍願意順服那「唯一的聲音」嗎？我們仍相信世界有一套從神而來的「文本」嗎？

或者，我們這時代最缺乏的不是關心社會或追趕文化潮流的人，我們最缺乏的是認真查考聖經，願意晝夜思想神的話的人（或工人）。

願我們有屬靈的眼界，從約翰謎一般的異象中看穿在巴比倫華美繁盛背後的淫亂敗壞，在市場導向的氛圍中聽到先知的直指人心的呼籲：「你要敬拜神！τῷ θεῷ προσκύνησον（直譯：對神你要敬拜！）」（啟十九 10，廿二 9）！

三篇文章皆曾刊登於時代論壇，內文已表達了我們關顧貧窮的領受與看法，也願大家在扶貧的旅途中，被神觸碰，也莫問得失，始終如一，聽得見神的聲音，看得見神的作為。